

宋史

百二十四

姪傳恭

第二百二

宋史四

史記

開國司桂國監國事司書丞相驛國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校修

文苑五

梅堯臣

江休復

蘇洵

章望之

王逢

孫唐卿

黃庠
楊寅附

唐庚

文同

楊傑

賀鑄

劉涇

鮑由

黃伯思

梅堯臣字聖俞宣州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工爲詩

以深遠古淡爲意間出奇巧初未爲人所知用詢蔭爲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爲忘年交引與酬倡一府盡傾歐陽脩與爲詩友自以爲不及堯臣益刻厲精思苦學繇是知名於時宋興以詩名家爲世所傳如堯臣者蓋少也嘗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也世以爲知言歷德興縣令知建德襄城縣監湖州稅簽書忠武鎮安判官監永豐倉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爲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預修唐書成未奏而卒錄其子一人寶元嘉祐中仁

宗有事郊廟堯臣預祭輒獻歌詩又嘗上書言兵注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堯臣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從之游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詎嘲刺譏託於詩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詩也名重於時如此

江休復字鄰幾開封陳留人少彊學博覽爲文淳雅尤善於詩喜琴弈飲酒不以聲利爲意進士起家爲桂陽監藍山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遷殿中丞獻其所著書召試爲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與蘇舜欽游坐預進奏院祠神會落職

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通判睦州徙廬州復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勾院修起居注累遷尚書刑部郎中卒休復外簡曠而內行甚飭事孀姑如母所與游皆一時豪俊爲政簡易嘗著神告一篇言皇嗣未立假神告祖宗之意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錄之著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

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
二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其所著書二十
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所
著權書衡論機策文多不可悉錄錄其心術遠慮二篇心
術曰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
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
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
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
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
其力小勝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爲所以養其

心故士當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嶮鄧艾縋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遷小利

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歛而置之彼將彊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胄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

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遠慮曰聖人之道有經
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
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可得而知矣群臣知之
可也曰機者雖群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
也夫使聖人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
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群臣所不得聞
群臣不得聞則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
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
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
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

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
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群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
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
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
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
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縱公至於奇機密謀群臣所
不與者唯留侯酈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
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
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
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

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旣治矣而又以霍光

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胃以濟緩急奈何天下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

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
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
惇惇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
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執手入
卧內同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
百人毀之不加踈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
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于朝召試
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
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
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

家縑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宏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廕爲秘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襄怒誣以贓貶望之號泣歷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劾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

望之遂不復仕覃恩遷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
歐陽脩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
用之除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
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
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脩論
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
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
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
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詩詩雜文數百篇集爲

三十卷

王逢字會之太平州當塗人其四世祖居巖仕唐爲驍衛
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
之居巖散遣其家人而以一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不
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其
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巖居
此去而莫知其所終子孫仕無顯者至逢博學能屬文尤
長於講說少舉進士不中去教授蘇州學者嘗數百人晚
始登第補南雄州軍事判官歸爲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
王宅教授李瑋從學事之甚謹岐國公主旣降瑋爲逢求
遷官且有命逢辭不受久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未至

傳置三十
卒逢爲人樂易篤於朋友與胡瑗最善喜著書有易傳十
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妻陳氏亦有賢行無子

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年十七以書謁韓琦琦
甚器之與黃庠楊寔自景祐以來俱以進士爲舉首有名
一時唐卿初中第通判陝州於吏事若素習民有母再適
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乃盜母之喪而同葬之
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
爾乃釋之以聞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而卒詔賻其家

黃庠字長善洪州分寧人博學彊記超敏過人初至京師
就舉國子監開封府禮部皆爲第一比引試崇政殿以疾